

香椿腌菜

枣庄理工学校 褚福平

“湖西先生过湖东,教的学生式聪明。……”在微山湖东畔传唱这句歌谣时,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虽然生活物质匮乏,留在儿时记忆里的日子有时却是有滋有味,但也有些许的凄苦。

记不清勉强能拿锄头刨地是读小学几年级,反正,我们班二十多个毛头娃娃也分得学校大田的一角,得以走学农道路。大田是学校找大队协商,划给的村北一块河滩地。地势北高南低,坟头散布,北山常年淌下来的泉水自北傍东绕南而西,再奔向微山湖去。南边隔河,高高的土崖上,孤零零地立一座古庙。听大人们说,这村北的大田是乱葬岗子,埋无寿而夭亡人的地方。我们年纪尚小,既没有世俗的观念,也无胆寒发毛的害怕,在这可尽拼力气的地方,倒乐此不疲。轮值到劳动日,学生们自带干粮,劳动工具,随带队教师,举红旗,唱战歌,天明进天黑返,扒下棉袄,小老虎似地刨地竞赛,折腾的个个泥猴一般,倒都乐呵呵的。带我们队的就是微山湖西过来的汪子枫老师。他宽脸,高个,说话爽朗朗的。听说汪老师家庭出身不好,却是书香人家,吹拉书画,样样了得,又会打小白球(乒乓球),惹的同行诸老师十分的妒嫉,种地却是外行。但他总到校长那儿要求,主动地领队劳动。每次劳动

前,他求教于当地的庄户人:地挖多深? 种播多密? 间苗、施肥,样样活儿的做法详细记录在本,有时随手勾勒成画,十分认真地教我们去做。

村上,日头暖洋洋。劳动之眼,汪老师领我们看了土崖上的古庙。两进院的古庙,残破不堪,空荡无佛,庙门前的古松,只剩两个齐地的墩儿,听说树身伐去做了微山湖的两驳大船,惟飞檐翘脊的屋顶,在阳光下金灿灿的,昭示着它曾有过的辉煌。后院的土堆里散落着一些釉黄色的雕花瓷片,汪老师面露愠色拣零零地立一座古庙。听大人们说,这村北的大田是乱葬岗子,埋无寿而夭亡人的地方。我们年纪尚小,既没有世俗的观念,也无胆寒发毛的害怕,在这可尽拼力气的地方,倒乐此不疲。轮值到劳动日,学生们自带干粮,劳动工具,随带队教师,举红旗,唱战歌,天明进天黑返,扒下棉袄,小老虎似地刨地竞赛,折腾的个个泥猴一般,倒都乐呵呵的。带我们队的就是微山湖西过来的汪子枫老师。他宽脸,高个,说话爽朗朗的。听说汪老师家庭出身不好,却是书香人家,吹拉书画,样样了得,又会打小白球(乒乓球),惹的同行诸老师十分的妒嫉,种地却是外行。但他总到校长那儿要求,主动地领队劳动。每次劳动

那时,我父亲在社上工作,家境尚好,我有时间闲耍。总爱随着汪老师转悠。他有时下午给大队刷标语,我提石灰水桶;他吹号,我擦号;黄灿灿小号,锃亮如新,我也鼓起两腮,憋红了脸,吹出“呜呜”低咽的几声,惹得汪老师哈哈大笑。父亲和汪老师交好,一学期总有几次拉呱,俩人很谈的来。父亲叫我跟汪老师学画,备了笔墨纸砚,我性属好动,胡乱随着汪老师涂抹了一阵子,便丢笔弃砚,不期而终了。回头想来,一位大师般的人物,在那个浮躁的年代,蛰居穷乡僻壤,可遇不可求,我竟没能师从,实是自己造化的原因了。

汪老师在湖西已没有了亲人,暑期,也没得去处。学校安排他看管那块种了高粱的大田,我也乐的跟随。每天我伴着汪老师,手握棍棒,只围着绿油油的大田,转悠几圈,驱赶那可能遭踏庄稼的畜牲,就算完成了任务。剩下的时间,汪老师拉胡琴,看书,作画……他作画占的时间最多,画古庙,画北山,画椿树,画大田的新绿。他多是带一毛笔,几张白纸,画线条很稀的碳笔画。画古庙时,他用了油彩,慢慢地画了几天;一抹陡峭的土崖上,远远的天际下,突兀立着一座古庙,用彩很重,斑驳的色调很暗,显得很古;倾向一侧的椿树,绽出嫩

绿新芽,更衬出庙的凝重,历经岁月的沧桑。午饭,我们在河滩吃,汪老师必备一碟香椿拌花生米腌菜。这就是春上,摘香椿叶的妙用了。红米、绿叶盛在洁白的瓷碟里,画儿一般,更兼有扑鼻而来的浓香。挟一粒米,几片叶,放嘴里一嚼,满口的醇香霎时沁入肚肠,细细咀嚼竟品出淡淡的苦涩。拉胡琴,是汪老师每天必做的功课。仲夏之夜,细软的沙滩上,月光溶溶,铺一领苇席,放一壶茶水,汪老师两腿盘拢端坐席头,随着身子的起伏抖动,悠扬的胡琴声,珠玉般飞扬出来,琴声或激昂或宛转,但最后多是凄苦、悲伤之调。随着琴声的嘎然而止,月光下汪老师常是泪光滢滢了……

当在月朗风微的今时今夏,忆及当时的境地。汪老师那隐匿着某种压抑的抖动身躯;那泪流满面抱琴遥想似乎有着某种期盼的雕刻般印象,仍鲜活如初。那时我并无感触的心底,此刻却充盈沉重和惋惜。

俗话说,六月的天孩子们脸,说变就变。暑尾一场骤降的雷雨,把我们赶进了土崖上的古庙。大殿里,我捡拾着瓦片,悠悠地抛向如注的雨水里。忽听头顶格扎扎一阵响动,“躲开!”汪老师如雷般一声呼喊,身体扑向了我,哗,咚!咚! 庙顶的落物

探索者

滕州市滨湖镇奎子小学 黄道华

他不是绿叶，

追逐于飘忽的风。

他不是奔驰的列车，

在长长的轨道上穿行。

他的路是在没有路的地方摸索，

没有人踩过的踪迹，

才配他脚步的印证。

敏感的神经陪伴着他，

在永远走不完的路中。

黑夜他擦亮一颗颗星辰，

挑起那无翅的梦想，

希望和成功，

是鼓胀他血管的唯一的热能。

他没有让站直的腿，

跪麻一颗鲜活的心。

而是带着一份虔诚。

等我那缕缕蓝色的梦。

嘲笑般袭来的冷雨，

非议般刮过的热讽。

怎么也不能阻挡他通向目标的路程。

接近闪亮的果实，

点燃了他希望的灯，

畅想一片灿烂的憧憬。

他走过的路，

不论是失败与成功，

都会给人一个断然的决定：

不能再走前人的路，

有脚印的地方，

就不会好收成。

二月

峰城区吴林中心小学 赵慧慧

擎一把温情的伞,在二月里。

不知是何方的暖早早的拂过,那柳陡然间已吐绿纳翠,在媚阳与和风中醉了凡人。本想春已驻留,心绪绝不会飘摇不定,步履不会再在两个季节游移。只憧憬着二月的东风剪断零零散散的寒冷记忆,和着绿意的萌动,将眸子擦亮,只待捕捉花开的讯息。

谁曾料想风陡然间料峭起来,起伏不定的气温,有时降到零点,春意衰微了。依然有阳光,只是阳光弱了大半,柳依然在春风中舞者,只是绿意淡了。映入眸子的世界也不再清晰、明快,迷蒙成一片灰黄。寒意阵阵,我无奈的再次裹上厚重的棉衣,臃肿如一个球。

也许二月不需要伞,没有酷阳,偶尔滴落的雨也很快就会过去。任凭怎样温情的伞,连伞下的人也无法庇护,又何谈整个春天? 于是,天阴了,就阴了;晴了,也就晴了……

二月的梦倒是繁茂起来,只是有些飘忽,亦真亦幻。梦境是如此的真实,梦里的我真实的感知着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却不知身是客。而醒后,行走在现实的我却恍如梦中,不知一切的发生皆是真实。梦里梦外,天各一方,万般遥远,却又在咫尺之间。

即使冷霜凄凄,布满阴霾,依旧喜欢阳光,渴望温暖笑脸;本想冷眼旁观,偏偏心热如火;曾经自怨自艾,却又不舍不弃。

将灵魂蜗居在现实的壳,这壳也变得柔软。只是,这梦无始无终……

恍惚中,手中的伞已跌落在地上,春光瞬间洒满世界,春天在二月里醒来。

在春天里读诗

滕州市大坞镇峰庄中学 吕奎

春天,是最适宜读诗的季节了。

其实,春天本是一首诗,一首色彩明丽的小诗。杨柳风,杏花雨,柳絮花红,无不流淌着盎然的诗意,惹人怜爱,让人着迷。

最美的春光春色,尽被诗人收藏在诗行里。你若翻开写春的古典诗词,字里行间无不春意盈盈,像铺开了一幅幅春天的画卷,让人沉醉其中,乐而忘返。在春雨明媚好的午后,读一读,也不负窗外的朗朗春光。很喜欢

这段时间无休止的教学、研讨活动搞得我焦头烂额,已经好久没去看爷爷了。一脚踏进村子,老远望去,爷爷依旧坐在门口守望者。佝偻着身子,枯黄的脸上刻着道道皱纹,像是记载着生活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在花白胡子的映衬下,爷爷更显得老了。看到我,爷爷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啾啾的说:“来了…今天放学这么早……”听着爷爷含糊不清的言语,看着他老态龙钟的神情,我的思绪又飘向很远……

爷爷是个有三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长年的一线工作使他患上了严重的职业病,去年突发的脑血栓更使他的身体雪上加霜,走起路来颤颤巍巍,口齿也不清晰了。都说老说人靠回忆来生活,见到我,爷爷总会唠叨起往事来:“现在教学条件好多啦,过去我在山里教书,离家有100多里路,交通又不便利,每次回家都要跑上半天。”

“一个学校就我一个老

宋人程颢《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和煦的阳光下白云恬淡,轻柔的春风吹拂着红花绿树碧水。读来似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顿时,纯美的意象,清新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像刚刚萌发的春意,温柔,绵软,映衬了这时序。读来如微风拂面,让人从身体到心灵感受到一种愉悦的震颤!这一首清丽的小诗让我一天的心情都舒畅愉悦。

忍不住轻声读来:“……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顿时,纯美的意象,清新自然的气息扑面而来。像刚刚萌发的春意,温柔,绵软,映衬了这时序。读来如微风拂面,让人从身体到心灵感受到一种愉悦的震颤!这一首清丽的小诗让我一天的心情都舒畅愉悦。

我的爷爷

滕州市柴胡店镇大官庄小学 朱广栋

师,讲课是要几个班上合堂,讲完这个年级在上那个年级……”

“那时每个月只发30斤粮食,常常连饭都不够吃,学生们常喊我到他们家里吃……”

说到往事,爷爷一脸幸福的神色,完全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中了。“就那点钱,还有人愿意当老师?现在好多有本事的老师都跳槽了,谁还在一棵树上吊死……”我常常打断他的话反驳道。爷爷沉默了半晌,讷讷的说“这不是用钱来衡量的……”

爷爷当了一辈子老师仍没干够,在我中考时执意要我报考师范学院。刚毕业那会,我年轻气盛,常常被繁琐的工作,无休止的劳动,

学生们鸡毛蒜皮的小事搞得身心疲惫,于是在爷爷面前,我总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毫不掩饰的将心中的沮丧、郁闷向他发泄,而爷爷每次总不厌其烦的嘱咐我,言语不多却令人发省。

“教学就像种地一样,你付出多少劳动,就会有多少收获。一定要勤于灌溉勤于打理。”“老话常说只要盼柴火没有烧不开锅的,对学生也一样,只要下功夫,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

爷爷没有学过教育学,也没接受过高深的教学理论,可他却在浅显的教学实践经验在开导我,说服我。在他和风细雨的叮咛下,我浮动喧嚣的心增添了几分平静,风雨过

年少时,喜欢汪国真,喜欢席慕蓉,喜欢徐志摩。简单,质朴的诗句却能撩拨起青春的情愫。后来,又喜欢顾城,喜欢北岛,喜欢海子。这种变化,不知是年龄的缘故,或是伴装深沉。但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不知写在了多少个书本的扉页上,每次都给予它自以为是的解释。而最喜欢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在春天里,读海子,读他真挚的,纯洁的诗句,走进诗中温暖而美丽的

世界,拥有的是春天般温暖而美丽的情怀。前几日,在一个爱诗,爱文学的人聚集的群里,发起了每周六晚为你读诗的活动。我是一个潜水者,却是一个虔诚的听众。在这静寂的,萌发着生机的春夜里,聆听那一首首从心灵里吟唱出来的诗句,也是在聆听诵读者对生命的感悟,对生活的热爱。或轻柔妩媚,或浑厚嘶哑,却声声都有穿越时空的魔力,字字都在叩击我的灵魂。仿佛看到了那张张安详,陶醉,又如我一般虔诚的脸庞。在诗歌里,每个人都是一个孩子,不染铅尘,纯洁的孩子。在春天里读诗,读出的是春天般的惊讶与欣喜,希冀与期盼,以及春天的芳香。

疼的是钱。

爷爷物质生活贫乏,但精神生活是富有的。我家五口人教书,每次听到别人聊天时说你家真是书香门第时,爷爷总自豪的说:“他们都很争气……”满脸的欣喜不宜言表。

如今爷爷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走路已经很难了,我知道他的时光已经不多,可他每次见到我依然关心的是工作顺心吗?课教的怎样?我清楚爷爷的期望,我想我也不愿令他失望。爷爷一生卑微平凡,可他平凡中却蕴含着伟大,他生活在富足的精神世界中,他为自己培育出桃李的娇艳而满足着快乐着。如今而立之年的我也继承了爷爷的秉性,我想我将沿着爷爷的路一直走下去,爷爷十余年了,爷爷的牙齿已经掉光了。那时我曾信誓旦旦想:长大挣钱一定给爷爷镶一口牙。如今时光荏苒,我工作十余年了,爷爷的牙齿依旧光秃秃的,因为每次提到镶牙,他都执意不肯。总是敷衍说:“我都八十好几了,黄土埋半截了,镶那牙干啥?”只是我心里明白的很,爷爷他心

“下雨了!下雪了!”正看电视的我,听到楼下兴奋的呼喊,欣喜走到窗前。啊,夜幕降临了,透过路灯昏黄的灯光,可看到天空曼舞着雾非雾、雨非雨、雪非雪,细细软软的,密密麻麻的,无声无息地翩翩下落……

天气预报真准啊!前几天一直春光明媚,艳阳高照,高温到了20度。只要一动弹,就热得浑身冒汗,不得不解开冬装的纽扣,敞开怀,凉快凉快。而今天下午,转眼功夫,天空便阴云密布,地上也升起了茫茫雾霭,慢慢地上下融为一体,整个世界浑然成为灰蒙蒙的一团。这不,果然下起来了,谁说天有不测风云呀。

过了好一阵子,一直站在窗前目不转睛盯着窗外的老伴惊喜地喊道:“快来看,现在下的才真是雪呢!”我急忙跑过去,倚窗而望,灰暗的天幕下,没有呼啸的大风,满天的雪花,在广袤无际的天空自由自在地漫舞,昏黄的路灯光倒影出一个个晶莹剔透的雪影,一尘不染,轻飘飘,亮晶晶。这令我不由想起古人的那些隽永的诗句:“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朔风吹雪飞万里,三更蔽翳鸣窗纸。初疑天女下散花,复恐麻姑行掷米。”“仰观天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

难得的一场春雪,如飘而至,何不下楼去,沐浴在飘飘洒洒的春雪里,体验一下置身雪中的心情,享受一下春雪的爱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总 编 审
张 磊
副总编审
金殿国
主 编
徐民伟
执行主编
胡乐彪
编 委
邱艳丽
白健桥